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四十五卷 平河北盜

武宗正德四年秋九月，畿南盜起。時劉瑾用事，專恣驕橫。京師之南固安、永清、霸州、文安地方，京衛屯軍雜居其地，人性驕悍，好騎射，往往邀路劫掠，號「響馬盜」。至是，聚黨益熾。瑾欲速除之，遣御史甯杲於真定，殷毅於天津，薛鳳鳴於淮陽，專事捕盜。舊例御史出，不得以家屬隨。至是，杲等許攜家往，以滅賊為期。鳳鳴在歸德，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，令人歌舞為樂。邏卒奏之，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。毅在天津稍收斂。惟杲奏立什五連坐法，盜賊捕獲無虛日，每城盜賊入真定，用鼓吹前導，金鼓之聲彌日不絕。瑾以捕盜功擢杲、毅僉都御史，仍專督捕。五年冬□月，霸州隆盜劉六、劉七叛。初，霸州文安縣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，多為深害。同時劉六、劉七、齊彥名、李隆、楊虎、朱千戶等皆附之。諸大璫多文安人，茂通賂納交。太監張忠者，號北墳張，與茂居鄰，結為兄弟。因得遍路馬永成、谷大用輩，常因內官家人出入禁中，進豹房觀上蹴鞠，益無忌憚。河間參將袁彪數敗賊，茂窘，乃求救於忠。忠置酒私第，招彪與茂東西坐，舉酒屬彪，字茂曰：「此彥實吾弟耳！今後好相看，無相扼也！」又舉屬茂曰：「袁將軍與爾好，今後無擾河間！」彪畏忠，不敢誰何。諸將聞風縮朒。及甯杲至，有巡捕李主簿承杲意，偽作彈琵琶優人入茂家，具知曲折。杲率驍勇數□人，乘不備掩擒之，斧折茂股，載歸。餘賊相率至京謀誅罪，忠與永成為請於上，且曰：「必獻銀二萬，乃赦之。」劉瑾家人梁洪亦索萬金。六、七、楊虎計無所出，潛劫近境，冀以足所獻。會虎焚官署，六、七知事敗，散去。六、七膽力弓矢絕倫，諸盜皆畏之。涿州州官知其能，召至，協捕有功。御史蔣瑤亦用而賞之。或勸瑤絕禍本，二人竟揚去。杲仍圖形捕之，逮繫妻孥，盡破其家。六等窮蹙憤恚，乃相聚抗官府，劫行旅。既，劉瑾伏誅，杲亦被劾，麾下健兒多歸之。詔下討賊，仍許自首免罪。六等遣其姊出首，自領三□四人詣州。知州郭坤以聞，賞之，令捕他盜自效。至是，復叛去，往附畿內盜白英。時英已流劫至山東。

六年春正月，霸州巨盜劉六、劉七聚眾攻安肅縣，劫取繫獄盜黨齊彥名。時窮民響應，旬日間眾至數千，劫掠畿南州縣。霸州文安生員趙風子者，多鏃，有勇力，好任俠，每大言自負。先是，劉六等攻掠文安，鏃率妻子避賊立水中，賊劫其妻，將污之，鏃怒，奮往殺傷二賊。為劉六、劉七所擒，說使降，許諾，歸家與弟鏃、鏃聚五百人，會於河間。由是賊黨益繁，自畿南達山東，倏忽來去，勢如風雨。乃命指揮同知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。瑾至德州奏言：「白英約四百人，分為二：一劫諸城、高密、安丘、沂水；一自穆陵關南陷魚臺，直趨金鄉。賊所得，皆民間馬，一晝夜數百里馳。而官軍馬少，無以追敵，請於山東、直隸取給備載。」從之。命瑾充參將捕盜。

三月，賊入博野、饒陽、南宮、無極、東明等縣，深、冀、定、祁、開等州境，大肆殺掠。攻濱州、臨朐、臨淄、昌樂、日照、蒲臺、武城、陽信、曲阜、及泰安州，皆破之。時賊眾強，多出不意突犯，所在單弱，勢不能支，李瑾東西奔命。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才望者，提督軍務。從之。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，召馬中錫為右都御史，提督軍務，統京營兵征流賊。

夏五月，兵部尚書何鑿奏御盜事宜。時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郡縣望風奔潰，甚至開門迎款，以故南北不通，人情洶洶。鑿建議：「選將練兵，嚴號令，公賞罰，募義勇，起用舊將白玉等數人。奏行山東、直隸等處，修濬城隍，選補軍餘，錄用民間武勇，不許遺以資賊。鄉村鎮店結伍立寨，互相應援。河南、山西等處，設兵黃河，斷太行，以防奔突。京操官軍，俱留本處，分守郡縣。又於漕運□二把總部下，每船選精卒一人，沿河駐札，以防運道商旅。」詔悉從所議。鑿復奏：「遣都督黃琮、張俊統兵分佈霸州等處。」

六月，流盜趙鏃、劉三、邢老虎、楊虎分掠河南，劉六、劉七、齊彥名分掠山東。鏃等由河南、山西自西而東，踰曲周、威縣，直抵文安，復往河間、泊頭、慶雲。由山東陽信、海豐向西南上江為散地。六、七等踰山東、河南出湖廣、江西，仍由故道入長清、齊河等縣，直抵霸州。徒走山東，向東南下江為絕地。所至縱橫，如蹈無人之境。大抵賊俱起畿內，恃馬力倏忽馳驟，棲野不占城郭，蹈虛不立方所。每戰驅脅從者居前，呼號衝突。官軍見形即縮，賊相與笑樂，恣所殺掠；稍遇勁兵，前者俱陷，自以精騎視勢為進退，莫可控揣。官軍雖屢有小捷，然死亡多。黠者又受賊賂，多縱舍賊。指揮桑玉嘗與劉六、劉七遇文安村中，六、七匿民家樓上，欲自剄，玉故縱之。有頃，齊彥名持大刀，脅官軍敗衄者數□人至樓下，彥名曰：「呼！」諸敗軍皆呼。彥名曰：「救至矣，無恐也！」六、七遂彎弓注矢以出，射殪數人去，各地方官互相推委。時馬中錫、張偉所領京營人馬，多不簡閱。中錫書生，欲效龔遂化渤海事，招撫解散。張偉執袴子，怯不能戰。中錫遍檄諸路，榜示：「劉六等經過，所在官司不許捕獲，與供飲食。若聽撫，待以不死。」劉六等聞之，所至不殺掠，然且信且疑。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，單車從數卒直抵賊壘，開其自新。劉六等來謂，中錫開誠撫之。劉六欲降，劉七曰：「今內臣主國事，馬都堂能自踐其言乎？」潛使人至京伺諸中貴，無招降意。又以山東所劫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，求赦不得，遂益肆劫掠，眾至數萬。中錫，故城縣人，賊至故城，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。由是謗騰，謂中錫玩寇殃民。兵部尚書何鑿劾中錫、偉擁兵自衛，縱賊不戰，逮下錦衣衛獄論死。中錫竟死獄中。偉革爵閒住。

八月丁巳，劉六、劉七、齊彥名、楊虎等合兵以二千騎，破棗強縣，屠戮甚慘。知縣段彥死之。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，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，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，大發兵討流賊。馬中錫等既無功，中官因以討賊非書生所能辦，遂以大用等帥兵討賊。何鑿奏令陸完率領主事田蘭等招募民兵，地方大擾。又奏調宣府副總兵許泰、游擊鄒永、大同總兵張俊、游擊江彬、延綏副總兵馮禎入征內地，俱聽谷大用、陸完節制。

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、真定都御史蕭肅憲等撫馭無方，遇賊失機，兵部奏逮下獄，除名為民，且著為令，凡州縣官失守者，比守邊將士例。劉七等困滄州不克，進抵霸州、信安，京師戒嚴。時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，師已出涿州。賊在固安，甚急。上召大學士李東陽、楊廷和、梁儲，兵部尚書何鑿，論曰：「賊在東，師乃西出，恐緩不及事，卿等何以處之？」鑿對曰：「邊兵已至涿州，賊來送死，但恐望風遁去耳。」上喜。初，副總兵許泰奉調率部下入居庸關，駐涿州；馮禎入紫荊關，駐保定。上乃諭鑿即追還陸完，東出往信安。鑿承旨畢，退至部中，已秉燭矣。遣人留都門鎖鑰，齎牌馳諭，戒以失誤者斬。時陸完方欲整兵南行，而齎牌適至，遂直趨固安。許泰、鄒永出霸州平口。賊易之，泰等逆擊，殺數百人，賊始懼，南奔天津。指揮賀勇遏之信安灣，賊復敗。泰等追擊於東光半壁店，擒斬二百七□人。永再破之景州鹽橋，馮禎敗賊於東明裴子巖，斬賊偽千戶。鄒永復破賊棗強縣，合兵又破之三老集及薛家屯，擒斬千餘人，皆楊虎、趙鏃黨也。諸將進擊虎、鏃於景州朱門村，一日數戰，殺賊千餘人。賊奔遁小灘河北，保定都司田彬率指揮趙文等扼之，敗績，文被獲，尋走還。副總兵李瑾擊趙鏃於山東蒙山，亦敗。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蟒衣、虎、鏃衣蟒衣，沿途炫耀。過泰安縣題詩，有「縱橫六合誰敢捕」之句。沂水楊頭、管四、馬武、張通等皆歸賊，賊勢益熾。

冬□月，劉六等攻濟寧，不克。初，賊自滄州解圍南走，破日照、海豐、壽張、陽穀、丘、寧陽、曲阜、沂水、泗水、費□城。至是攻濟寧，焚運船千二百艘，執工部主事王寵，釋之。

給事中竇明言弭盜、安民、擇將事，下獄。太監張永選團營驍卒聽征。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為山東按察司僉事，備兵武定州。達，河南固始人，令樂陵期月，令行禁止。時流賊橫行河北，達修城濬隍，踰月而成。又使民家各築牆，高踰屋簷，仍開牆竇如圭，僅可容一人。家令一壯丁執刀俟於竇內，其餘人皆入隊伍。令守號令，視旗鼓進退，違者無赦。又設伏巷中，洞開城門。未幾，賊果至，旗舉伏發，賊火無所施，兵無所加，盡擒斬之。自是賊不敢近樂陵。撫按交薦其才，擢是職。

□一月，趙鏃等至宿遷。初，鏃等攻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，南攻徐州不下，至是至宿遷。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，不戰自潰，溺水死者無算。祥被執還遷，遂渡河，殺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人，執指揮陳鵬。攻靈壁，知縣陳伯安戰敗被執。攻宿州不克，焚其

西關。欲降伯安，不屈，劉三欲殺之，鏖止之得釋。又破虹縣、永城、夏邑、虞城等縣，執虞城知縣，尋亦釋之。又破歸德府，守備萬都司率眾追至亳州，武平縣指揮石堅率兵千人、僧兵三百人邀戰，皆敗，殺僧兵七千餘人。至白龍王廟，渡小黃河，武平衛百戶夏時扼之河。楊虎率壯士黃寧九騎渡河，時兵不知其為虎也，擊之，虎奪舟欲濟，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，虎溺水死。鏖等推劉三為主。總兵白玉擊劉三於泰和縣小南門，敗績，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，失亡盔甲槍刀二千，神器七千餘。攻破霍丘，殺萬人，執指揮潘翀，釋之。殺都指揮三保，射殺河南布政司經歷任傑，軍民死者千餘人。至鹿邑，鹿邑潰，執守城千戶。有陳翰者，自稱兵部主事，乞為劉三子。至新蔡，致仕知府張釋率眾遺劉三金帛萬計，不攻去。當是時，河淮南北官吏，望風遁。諸將利劫掠，戰不力，賊勢日盛。劉三妄欲舉大事，與陳翰、甯龍謀兵無主必亂，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，趙鏖更名懷忠，稱副元帥，小張永前軍，管四後軍，劉資左軍，馬武右軍，邢老虎中軍，並稱都督，陳翰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。分二千八百營，應二千八百宿，各樹大旗為號。置金旗二，大書：「虎賁三千，直抵幽、燕之地；龍飛九五，重開混沌之天。」又造鈞牌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樑，備芻糧酒肉供軍，降者秋毫無犯，拒者寸草不遺。

劉六等攻徐州，掠淮西。劉七等覬知谷大用、毛銳等駐軍臨清，復擁眾走霸州。賊以二月朔車駕出郊宮省牲，圖犯御蹕。時兵部尚書何鑿未寢，左右無一吏卒，乃自具帖子，令廁卒遞入長安門。逐門遞入司禮監，轉奉呈上。復傳示各衙門，嚴加防守。又緹城齎報通州、良鄉、涿州各守備官，整備兵馬，兼以常制駕出南郊，分調軍馬於南海子、盧溝橋、羊房角三處下營，以防衝突。處分甫定，漏下五鼓矣。有頃，上命司禮監太監召鑿至左順門，問今日駕可出否？對曰：「駕當早出，以安人心。」車駕遂出，迄暮方回。賊知有備，不敢犯。

二月劉六等西奔，掠新城、雄縣、定興、安肅、易州、涑水而南，破高陽、蠡縣、博野、容城、深澤、束鹿，覬知祁州有備，乃迂道克臨城、高邑、成安、饒陽，由真定掠趙州、安平，直抵晉州、藁城、柏鄉、內丘、南河、衡水等處。鑿計賊非東向臨清，必南奔彰德，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襲。至彰德，賊方圍湯陰，聞官軍至，望風遁去。許泰、馮禎、郝永、金輔、李瑾、張俊、成釗追戰敗之，渡河溺死者無算。劉七等復糾眾萬餘，圍李瑾、馮禎營，許泰與禎、瑾內外夾攻，敗之，賊遁去。

劉六、劉七、齊彥名、劉三、趙鏖、邢老虎等復分掠山東、河南。賊欲牽制官軍，故分寇其勢益熾。

劉三等攻陷上蔡縣，知縣霍瑄死之。前鋒臨商水，知縣率吏民降。進攻西平，知縣王佐拒敵，被執，罵不絕口，賊支解之。乘勝攻破舞陽，劫獄，獄有僧德靜，偽稱唐府宮人子，賊黨賈勉兒留之。至葉縣，執知縣唐天恩，並其父殺之。攻襄城，襄城人饋銀馬，不攻。攻破寶豐縣，僉事孫盤齎黃榜撫賊。趙鏖復書曰：「群奸在朝，濁亂海內，誅殺諫臣，屏斥元老。乞皇上獨斷，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，斬臣之首以謝群奸。」有掠縣令妻子者，鏖殺之。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、同知鄒采，屠其城。

命遼東巡撫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，以咸寧伯仇鉞為平賊將軍，充總兵官，帥延綏、榆林諸路軍馬討河南賊。澤至，大陳軍容，擐甲引見諸大校，責以退縮，嚴軍政，論行法，建勳，諸大校無不惕息，頓首請自效。良久釋之，遂鼓行前。時河南親藩告急，何鑿建議復於宣府、大同、遼東、延綏諸將部下，續調未發官軍，分道赴之。復以諸賊分責諸將，計日剿滅。

七年春正月，劉六等復攻霸州。何鑿續調宣府邊兵在涿州者過之，賊遁去。先是，陸完聞賊北奔，恐犯京師，即調許泰、卻永追至德州。泰、永方恐後期獲罪，而賊東遁之報忽至，泰、永驚喜久之，乃知過賊宣府續調兵也。嘗語人曰：「何公此舉，既解霸州之危，復舒吾輩之罪。」既而遼東續調軍亦至，卻永率邊軍追賊，至山東，大敗賊李隆於穆陵關。隆奔劉七營，劉七惡其反覆，斬之。並其眾復歸河南。陸完分調諸將許泰等大敗賊眾於汴北。時撫治郎陽李士實亦發兵夾攻，賊奔商水，倉皇阻河，不能渡。官軍並力蹙之，方可殄滅，而紀功御史雷宗力勸諸將朝崇府。盤薄久之，賊因得渡商水。何鑿劾宗阻誤兵機，逮下獄。

伏羌伯毛銳至真定，敗績。銳衰老怯懦，所領京軍萬餘，皆怯不諳戰。谷大用擁眾觀望，不敢進。銳帥師至真定，遇劉七等，與戰大敗；適許泰援至，銳僅以身免。失亡所佩將軍印，徵回京師，以與大用同事不問，罷歸第。

二月，趙鏖等攻唐縣。先後二日，不破。邢老虎病死，鏖並其眾，號三萬，騎五千，轉掠襄陽、樊城、棗陽、隨州、新野。破泌陽，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，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。取芳衣冠被庭樹，歷數其惡，命劍士斬之，曰：「吾手誅此賊，以謝天下。」進攻均州，不克，賊黨聲言欲屠城。趙鏖以馬文升家在圍中，引眾去之。總制彭澤、咸寧伯仇鉞督各邊將帥敗鏖於西平縣殺賊二千餘人，奪回馬騾器械無算。鏖奔鄆陵，焚掠而過。至新鄭、鄭州，攻城不能入，遂至滎陽、汜水，攻偃師。

升陸完右副都御史。先是，楊一清議擒斬賊三名者，升一級。時劉六、劉七、齊彥名雖擁眾數萬，然多劫掠脅從之徒，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，不及千人。官軍每追及，賊首驅脅從良民對敵，並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。官軍競取財帛，斬獲脅從首級，屢報捷音，陸完、谷大用降救獎勵千餘次，前後報功萬計；而正賊卒無獲者，甚至賊已去而官軍遇平民，亦殺之以報功。大同游擊江彬過冀州，入民家，殺二三人。有司申狀，大用、完皆不問。大用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坐功冒級，日費餼廩。自出師以來，芻糧犒賞，費太倉銀二百餘萬，府庫為之虛耗。

三月，劉三、趙鏖等至河南府，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。總兵馮禎率榆林兵方列陣，而姚信所部京軍馳越禎前，失利先遁。賊壓眾突至，禎下馬力戰死。賊亦殺傷多，乘夜奔汝州，復犯汝寧府，殺湖廣土軍數千人。入潁州朱臯鎮，官軍追敗之。前後斬賊及渡河淹死人馬五千有餘，沿途逃散者甚眾。鏖等由光山、六安州攻破舒城，劫掠人馬。

夏四月，桐柏知縣李聚率鄉兵敗趙鏖於縣外，生擒潘僧等八名。泌陽縣劉機率鄉兵擒獲逆盜劉喜等。總制彭澤督官軍敗趙鏖於六安州，殺獲四百餘人。追至定遠，連敗之。湖廣僉事郭詔敗劉三、趙鏖等於應山縣二郎畝、廣水店，追逐懸崖溺水者千餘人。彭澤同巡撫劉丙督各路軍馬追殺鏖等於應山并子鋪、隨州蓬甌山等處，劉三、劉資等潛匿山谷去。

李鏐率邊軍敗劉六等於臨潯沂水，殄之。劉六、劉七等東入登、萊，掠膠州、平度、萊陽，破文登、招遠，攻圍寧海。陸先復分調許泰、卻永合兵追剿。賊潰，分兩隊。一隊由高密西奔，李鏐追至沂水，剿殺無遺。劉六、劉七、齊彥名等復北走霸州，犯香河、寶坻、玉田諸縣。敗官軍，殺參政王杲於武清八里莊。兵部奏調參將成釗等統領京軍。陸完、寧杲亦分調諸將會兵截殺。賊過馬東園，殺戮寧杲子弟甚眾，乃越霸州，竟往雄縣，迤南直抵山東。賊雖屢衄，然隨在脅聚，寡而復眾。先是，正月，劉六等自文安而下，二月，至宿遷，屯小河口，劫船欲渡。指揮周正禦之，不得前。退往桃源，屯於城子河，率眾萬餘掠邳州之加口集。遂由贛榆過郟城。既擁眾，復寇邳州。賊皆白衣，瀰漫郊野，知州周尚化悉力拒走之。三月，賊過呂梁，沿途焚掠無遺。總兵劉暉破賊於滕之呂孟社。尋敗賊於邳之郭家莊，殺獲千餘人。賊且戰且走，至魚頭集，復破之。四月，賊奔登州海套，陸完率大軍與劉六、劉七、齊彥名等遇於嵩淺坡、古縣集等處。時宣、大鐵騎及中上材官、良家子悉集，將萬人合圍。諸軍奮勇鏖戰，斬首二千三百，殺傷三千有奇，俘獲百餘，諸酋渠殆盡。六、七、彥名獨挾驍騎三百餘潰圍而走，間道馳至河西務，其勢無前。諸軍悉出，莫能禦。賊將北出塞外，尼關險不得通，乃復越臨清而南下邳之新安，迤邐馬家淺、雙溝，頻欲渡不得，復由靈壁西南而去。

閏五月，劉三自河南入羅田，轉掠黃陂，都指揮陳表擊敗之，還據羅田。仇鉞擊賊於光山，神周、姚信為左，時源、金輔為右，大敗之，斬首三百九十八人，盜奔六安。諸將進至七里岡，賊分為三。神周追趙風子，姚信追賈勉兒。二賊急復合，其黨張通等率眾數千降。鏖屢與官軍戰不利，陳翰見勢敗，亦向總兵仇鉞降。時源、金輔追劉三，由黃陂、光、羅至桐柏、南召。從騎七人，夜亡其半。至土地坡，指揮王瑾射劉三，中其左目，三縱火自焚，瑾滅火斬其首。都指揮朱忠等復追擊賈勉兒於扶溝，賊奔沙河，溺死者甚眾。追至永城，勉兒變姓名，匿項城之下村，老人王斌獲之，餘眾悉潰。趙風子走德安，知事不成，行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，遇僧真安，因削鬚鬚髮，藏度牒，令賊黨邢本道等各散。遂同真安欲渡江從江西賊，再圖大舉。湖廣巡撫劉丙督官軍擒邢本道等三十三人於隨州天王險寨等處，斬賊百餘級，獲馬騾器械千數。本道被獲，始知鏖削髮遁去，分命各道物色之。武昌衛軍人趙成、趙宗等行至黃陂縣九十里坡遇鏖過，見鏖狀貌異常，思與頒示合，心疑之。追至武昌江夏縣管家套，鏖入軍人唐虎店飯，成等進擒之，搜獲真安度牒，檻車入京伏誅。

劉七、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，僉事許達迫至高苑，敗之。錢鸞以百騎劫德平，達復引兵追至楊二莊，盡殲之。劉六、劉七圍邳州，督漕都御史張縉擊敗之。東海千戶張瀛率銳卒開柵迎敵。賊三騎馳突而前，皆渠帥也，中矢斃，其黨悉遁。六等遂從棗林渡邳，騎能屬者才三百人。奔河南光山、确山入湖廣，棄馬登舟，沿江掠聚，復聚黨至七百人，駐兵武昌陽邏團風鎮。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攜家赴官，賊遇之丁爛泥鋪。發與俱至南京，炳怒罵之，遂遇害，掠其家人。

內旨立監槍名。太監陸閻以陸完討賊久不滅，謀出統軍。禮部尚書傅珪曰：「今兵老民疲，直以多冒功者失將士心，禍旦夕及宗社，諸公尚唯唯乎？」力爭之。明日，竟遣閻監槍出征，傳旨令珪致仕。

劉六為湖廣官軍所迫，風折帆檣，擊死於水。其子劉仲淮數人亦死。劉七、齊彥名等糾合水寇，自黃州下九江，剽湖口、彭澤等一帶郡邑，經安慶、太平、儀真，所過殘滅。

六月，陸完帥諸將邊兵，馳至揚州，斬退避指揮程鵬。劉七、龐文宣等舟過蕪湖，操江官軍不敢逼。直抵瓜州，燒燬戰船，搶奪軍器，鎮江官軍禦之，敗績。殺掠過壩，泊於通州之狼山、常熟之福山港。遂凌駕江面，縱橫上下，通、泰、如、臯濱江之區，咸被創殘。秋七月，劉七等復自通州溯流上犯九江，劉七、彥名等在江，不安舟居，日上通州游掠，欲自通、泰登岸趨淮安，復還山東，為揚州官軍所拒。與其黨韓三等謀復自海門而上，溯流過采石，泊蕪湖之月子湖。賊凡三過南京，往來如入無人之境。賊在海門東七里港，謀入海，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，又泊隸上、斷腰地方。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，寇南康，迤邐蘄、黃，登光州、固始，還泛九江、安慶，至石灰河江口，遂往銅陵。時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，都御史張縉、王鎮、叢蘭、俞諫及副總兵時源等分兵守要害。賊復沿江東下，越瓜州，蹂周家橋，歷孟瀆下港，掠常州，殺常州守李嵩，遂犯江陰，殺縣丞餘凌雲，仍泊狼山下。賊有舟三千餘，眾六七百人。陸完至鎮江，留總兵仇鉞駐溫恭，騎兵駐江北，劉暉、卻永以舟師趨江陰。

七月，劉七等既泊狼山，其黨以失地利相尤，多潰去。

丁丑，賊率眾二百餘攻通州，我軍擊之，賊退入船。是夕，颶風大作，賊船皆解散飄墮，其眾顛踣不支，嘔泄臭穢，自相擊撞。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，其名「水老鴉」，藏藥及火於礮矢中發之。又為形如鳥喙，持之入水，以喙鑽船，機發自為運轉，轉透船沉。試賊一舟，沉之。賊益駭，勢迫，乃登山團聚，或下崖散逸，輒為通州兵所蹙。通州最與賊密邇，而守吏亦特嚴整。壬辰，夜三鼓，副總兵劉暉帥東兵，千總任璽帥大同兵，游擊卻永帥宣府兵並進。

癸巳，與賊戰，我軍聲震天，風火交熾，賊披靡，躋山巔古垣，憑高控險，槍矢瓦石兩下，鏖戰。賊初不識山路，火勢既熾，僧行居人逸出，賊從之上下得路，而我軍方奮勇直前。日加哺，劉暉率部將張春、蕭澤、高雲、李春美、饒徵等誓死決戰。分軍為三，劉暉在山北，卻永在山南，皆戴盾跪行而上，手施槍礮，且上且攻，盾上矢集如蝟，不退，遂奪其垣。賊墜崖死者無算，其餘先具舡艇山下，以備逃竄。至是覓嬰谷下山，爭船不得入。劉暉立崖下，百矢齊發。劉七勢迫，遂赴水死。彥名為宣府游兵小旗張鑿斬首。劉暉擒獲餘賊及龐文宣等，解京伏誅。賊逸而北者，高雲追斬之，皆盡。

九月，論平流賊功，封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，陸閻弟陸永為鎮平伯，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，並賜誥券，世襲。都御史陸完、彭澤加太子少保，完召回掌院事，蔭一子錦衣衛百戶。內閣李東陽、楊廷和、梁儲、費宏各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。

谷應泰曰：

劉六、劉七、齊彥名等初發難於霸州，趙鏐、邢老虎、劉三等附之，而盜愈劇。至鏐等入河南，七等入山東，是群盜分寇之始也。既而並兵薄都城，至尊倉皇，召對左順，中旨夜出，指授方略，社稷無人，幾於發蒙振落矣。乃馮禎才破鏐於景州，而田彬沒全師於山左，許泰甫奏捷於裴巖，而劉七屠名城於冀右，徒敗車奔，旗靡轍亂，以此易彼，得不償失。遊魂坐大，禍延淮北。賊騎有京觀之築，池隍無即墨之堅。指斥乘輿，妄陳天命，而群盜再薄都城矣。

夫金湯天險，百靈呵護，麼麼小寇，敢爾蹂躪，則以七等固嘗潛入宮門，縱觀禁掖，窺龍顏於豹房，分天香於御苑。彼項籍偶觀會稽，石勒倚嘯東門，亦未有睥睨彤闈，鼾寢臥榻，如茲盜者也。於是宮門晨扃，南郊幾阻。徵調繁興，六師雲集，然後七等再入齊，鏐等再入豫。自此以後，盜不複合。劉三、趙鏐猖獗於兩河，巡撫彭澤以大同、遼東、宣府之師禦之。劉六、劉七枝蔓於濟北，少司馬陸完及禎、暉、許泰諸將禦之。其餘咸寧侯仇鉞、伏羌伯毛銳、中貴谷大用、邊將江彬，類皆將門世胄，良卒信臣，莫不赤羽耀日，鐵騎屯雲。然而魚賊鳥窮，狼奔豕突，偏師少利，擁麾不前，軍氣初揚，緩追逸賊，甚至斬掠難民，邀勳幕府。紈袴輿徒，動加青紫，太倉少府，濫若泥沙，此怨毒所以日深，中原所以不靖也。既而鏐等屢挫，自豫南竄楚境，楊虎溺而賊勢蹙，趙鏐擒而賊黨盡矣。七等自齊北掠京畿，南窺徐、宿，鋒似鷓鴣張，勢亦窮迫，由邳流豫，由豫流楚，劉六沉於水濱，此亦天亡之秋也。然而舍陸登舟，死灰復燃，賈其餘勇，三江騷動，天門無安都之柵，京口無徐盛之城。踰楚窺吳，如履平地。幸而妖星已隕，風伯揚威。當是時，劉暉帥遼東兵，任璽帥大同兵，卻永帥宣府兵，聚天下之全力，撲窮途之逋寇，猶莫不水戰火攻，矢窮弦絕，然後骨載專車，頭行萬里。

當其始也，劉瑾以威激之，張忠以賄縱之。及其繼也，寧臬以酷激之，馬中錫以撫縱之。事發於中宮，禍成於庸帥。卒之封爵定勳，先及中人子弟焉。夫張讓通書張角，黃巾平而讓等俱封列侯；令孜致亂黃巢，長安破而令孜居功扈駕。敗亡之主，各賢其臣，而五省生靈，魚糜肉爛。悲夫！